眞誥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眞誥

（一）

陶弘景撰

本館據學津討原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眞誥二十卷。梁陶宏景撰。宏景有刀劒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眞輔、翼眞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末。宏景敍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譌。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眞授受眞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眞誥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眞誥衆靈教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間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辨眞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登仙圖幾弔開。註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云弔。卽卷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弔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幾。亦非宏景之舊矣。

眞誥序

誥者告也，書有湯誥、洛誥、諸篇．孔安國云．誥以大義告乎天下者是也．經有緯．緯者相經緯也．其事皆是以輔翼乎經故言緯也．眞誥之作．其緯於經者乎．其目自運象至於翼眞檢者凡七．蓋有象乎緯．能通乎緯．必知誥矣．陶君之意．亦謂卦六十四道之元也．道德五千言．元之道也．其餘賾元之奧鈎元之微．能與易老貫者．各形乎言．各見乎事．雖然．事與言非元矣．其書所載．往往出乎緯之所輔經者．予少耽黃老說．搜索道家者流幾千家．殫精日月．無能深鑿其鍵．嘗接江西道士吳靜．極言元事．靜曰．誤矣．余驚拜曰．願學道．靜曰．讀易乎．讀易足矣．後乃以易悟所得者易也．陶君固甚知道．凡有啟於後學者．其或自此始歟．太乙宮高士玉京外臣易如剛告予以茅山栞眞誥．欲敍其略．昔者沈約遺陶君書．深言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覽．名書絳簡．至理精微．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有屬於誥者矣．然陶君銘茅山曲林館．迺云．祈生翊命．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是數語者．全爲誥設．此翁一銘．猶足爲山中無窮清風．況書乎．

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冬至日．朝散大夫行秘書郎高似孫敍．

眞誥卷一

華陽隱居陶宏景撰
克和居士張海鵬訂

運象篇第一

夢綠華詩

神嶽排霄起。飛峯鬱千尋。寥籠靈谷虛。瓊林蔚蕭森。△此一字被墨濃黶。不復可識。正中抽一脚出下。似是羊字。其人名權。生標美秀。弱冠流清音。棲情莊慧津。超形象魏林。揚彩朱門中。內外邁俗心。我與夫子族。源出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各異枝。蘭金因好著。三益方覺彌。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祀。誰云幽鑒難。得之方寸裏。翹想籠樊外。俱爲山嚴士。無令騰虛翰。中隨驚風起。遷化雖由人。蕃羊未易擬。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夢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剪缺。此兩字即應是羊權字。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云本姓△。又剪除。此一字應是楊字。贈此△。此一字未是權字。詩一篇。并致火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神女語見△。此本是草作權字。後人黶作見字。而乙上之。君愼勿泄。我泄我則彼此獲罪。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師母毒殺乳婦。元洲以先罪未滅。故令謫降於臭濁。以償其過。與權△。此權亦草作。故似前體而不被黶耳。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本懸此中一寸。此女已九百

歲矣。尋此應是降羊權・權字道輿・忱之少子・後爲晉節文黃門郎・卽羊欣祖・故欣亦修道服食也・此乃爲楊君所書者・當以其同姓亦可・楊權相問・因答其事而疏說之耳・按升平三年是己未歲・在乙丑前六年・衆眞並未降事・

右三條楊君草書於紙上。

南嶽夫人與弟子言書識如左。弟子卽楊君自稱也・此衆眞似是集洞宮時・所以司命最在端・當爲主人故也・夫人向楊說次第位號如此・非降楊時也・

東嶽上眞卿司命君。

東宮九微眞人金闕上相靑童大君。

蓬萊右仙公賈寶安。鄭人・自此後皆是稱諸眞人之字・非其人名也・氏族亦見世道書傳中也・

淸虛小有天王王子登。按靑童高尊・乃可不敢稱諱字・此淸虛是南嶽之師・尙稱字・獨不顯茅司命字・亦爲難詳也・

桐柏眞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

靑蓋眞人侍帝晨郭世幹。衞人・

戎山眞人太極右仙公范伯華。幽人・

小室眞人北臺郎劉千壽。沛人・

嶓冢眞人左禁郎王道寧。常山人・

大梁眞人魏顯仁。長樂人・

岷山眞人陰友宗。

陸渾眞人太極監西郭幼度。

九嶷山侯張上貴。楚人。

岱宗神侯領翟酆右禁司鮑元節。東海人。

華山仙伯秦叔陵。馮翊人。

葛衍眞人周季通。

陽洛眞人領西歸傳淳于太元。西域人。

潛山眞伯趙祖陽。涿郡人。

勾曲眞人定錄右禁郎茅季偉。

鬱絕眞人裴元人。

白水仙都朱交甫。

三官保命司茅思和。

太和眞人山世遠。

右二十三眞人。坐西。起南向東行。此於禮乃是南向。以西方爲上。而後女眞東向。則應起南。今反北者。當是以側近高眞故也。

太和靈嬪上眞左夫人。

北海六微元清夫人。

北漢七靈右夫人。

太極中華右夫人。

紫微左宮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夫人。按右英是紫微姊。今反在後。當位業有升降耳。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此卽魏夫人也。自說。故不稱姓。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按有數號者。並以多爲高。西王母稱九靈。則八靈宜在七靈前。而今反在後者。亦所未詳。又受讀黃庭事云。北嶽蔣夫人。與今不同。

上眞東宮衞夫人。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

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

北嶽上眞山夫人。

西漢夫人。

長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眞。東向坐。北起南行。說此事時。雖不記月日。不知在何年。既是衆眞名位。故出以居前。按衆眞位號前云以爲高者。猶今世之徽號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錄問云。許長史欲云何尋道。登答勤修眞誠之意。定錄又言。昔有趙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而竟不如人意。遂爲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前唯有六月十五日定錄授。是答長史書。論茅山中事。此前又已有一授。不記何月日。並在第四卷中。自餘無有

先此者．北明公府．鄭都宮中官屬也．昔扉廓天津．採華赤邱．是時聲顯靈袂．蒙塵華喬△．（此即應是說初降華僑華．字少倚人．）發煥秀山．高說延霄．自謂元響所振．無往不豁．既濯以靈波．實望與物榮庵．既未能暢業駢羅．游岫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應元至少．於是佛（音弗．）駕而旋．偃靜葛臺．夫元亦無親．流鑒遁眞．若以雲壁一往．想齊獨邁．俯自啟灑．動應潛逸．始乃吾等並有欣慨耳．往見況意相知篤．末書云．伏覽聖記．事跡淵妙．金策素著．青錄元定．遂跨塵俗．逍遙紫陽．何蕭蕭之清遠．眇眇之眞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道之階．錯厲精神．靖躬信宿．洗誠求矜．如斯而言．道已邇也．然夤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網．心遊太空．目擊洞房．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忒．於是三眞舞劍．黃闕捷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此紫陽旨也．

右二條有長史寫．

清靈眞人說寶神經云云．（抄此修行事出在第三卷中．不復兩載．）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與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啟乞此法．卽夜有降者．卽乃見喻也．（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衰．故有吝請．楊不欲指斥．託云諸人．）

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清靈眞人言．

眞人告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適入戶未坐。自言今夕波聲如雷。弟子請問其故。答云。向見東海中大波耳。弟子者。楊君自稱也。

右南嶽夫人言。

又告云。汝憎血否。答曰。實憎之。云血在路上。若汝憎之。當那得行。又答曰。當避之耳。又云。避之佳。故不如目不見乃佳。

右南嶽夫人言。

自此後諸眞共語耳。

又云。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吾亦有。俱如此寫。西宮中定本。

問西宮所在。答云。是元圃北壇。西瑤之上臺也。天眞珍文。盡藏於此中。

右南嶽夫人言。

裴眞人又言。此書與隱書同輩事要。而卽可得用也。一名七元隱書。右二十三日授訖此。

南嶽夫人見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諱清娥。字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鎭羽野元壇山主教。當得成眞人者。

右一條。先此一夕所授。此一條。卽是二十二日夜與紫陽所喻。同夕當復大應有事。後云聲氣下。亦是此夕。楊後又追憶此一事。更疏在二十二日例中。故云先此一夕也。

右從清靈來。凡十二條。有長史寫。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請問。眞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嘗自有所主。故當是卑高迹邈。未可見乎。敢諮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卽見授。令書此以答曰。（此楊君自述事也。例多如此。）夫汎景虛元。無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遁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儵遷灼寂。是故放蕩無津。遂任鼓風柁。存乎虛舟而行耳。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昜注。（麤）好外著。元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苟騖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眞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旣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壤眞。從易配別。本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類。異而用之。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眞。建文章之祖也。雲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眞青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生造亂眞。其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囂穢死迹耳。夫眞仙之人。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爲眞人者。事事皆盡得眞也。奚獨於凡末之麤術。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爲事者。得眞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

自反矣。眞事皆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眞書者也。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且以靈筆眞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當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復始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又使吾等不有隱諱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兩爲煩濫耶。此亦當闇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暢豁於胷懷。盡不自書之流分矣。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授令書如左。

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維霄網。足陟玉庭。身升帝闕。披寶歙青。上論九元之逸度。下紀萬椿之大生。遂躡景電翮。千霞煥明。眞言元浪。高譚玉清。激朱脣之流徽。運日氣之零零。爰乃吐烽却煙。彈金奏瓊。鸞音嘯粲。鳳唱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迴靈塵埃。參輦弊宇。敖拂朝市。來成眞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琳鐘內抑。周日五濁。契闊窓室。神勞臭腥。填鼻斂氣。遂閉蘭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劣劣而發耳。夫神者。言微於邇。萬里必接。奇韻雖觸。鐍鑒無滯。故眞理之旣分。聞遐則道高邈。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聰也。今子乃有心覺之至。將致嫌似之思。外觀流俗之對。內有遲疑之悟乎。不運事宜。亦已邁也。望所營者道。研咏者妙耳。道妙旣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謀。吾子加之至慮。散蕩斯念。宜愼之耳。

右三條有楊書。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令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聲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初來見授時。色氣猶不平。授畢可爾。弟子唯覺色有不平。都無他可道。此一條亦是楊君自記論。

南嶽夫人其夕語弟子言。我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令汝知之所至也。

其夕又言海東桐柏山西頭。適崩二百許丈。紫微王夫人云。世人之思慮。何得事事眞審耶。可不事有答其心也。南嶽夫人言戲之耳。欲建堅之也。瑩實之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此是安妃降事之端。記錄別爲一卷。故更起年歲號首也。

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着雲錦裙。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朗室內。如日中映視雲母形也。雲髮鬢。此應是鬢字。鬢、黑髮貌也。鬢整頓絕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着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二寸許。以盛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眞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香嬰者、嬰香也、出外國。初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戶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於是某卽起立。夫人曰。可不須起。但當共坐。白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某其

夕先坐承牀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牀坐東向各以左手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眞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虛元君昔遣詣龜山學上淸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淸上宮九華眞妃者也於是賜姓安名鬱嬪字靈簫紫微夫人又問某世上曾見有此人不某答曰靈眞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因大笑於爾如何某不復答紫淸眞妃坐良久都不言妃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於梨味耳妃先以一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令各食之食之畢少久許時眞妃問某年幾是何月生某登答言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也眞妃又曰君師南眞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日得敍因緣歡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松蘿之纏矣某乃稱名答曰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邈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蒙啟訓以祛其闇濟某凡兀宿夜所願也眞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飾謙飾之辭殊非事宜又良久眞妃見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某答奉命卽裂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如左詩曰

雲闕竪空上瓊臺聳鬱羅紫宮乘綠景靈觀藹嵯峨琅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雲柢津仰掇碧奈花濯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遂策景雲駕落龍轡元阿振衣塵滓際褰裳步濁波願爲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攜雙淸內上眞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某書訖取視之乃曰今以相贈以宣丹心勿云云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可微訪耳

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以示善事耳某又裂紙染筆夫人見授詩云二象內外泮元

氣果中分。冥會不待駕。所期貴得眞。南嶽鑄明金。眇觀傾笈帑。良德飛霞照。遂感靈霄人。乘飇儔衾寢。齊牢攜絳雲。悟歎天人際。數中自有緣。上道誠不邪。塵滓非所聞。同目咸恒象。高唱爲爾因。書訖。紫微夫人取視。畢曰。以此贈爾。今日於我爲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嶽夫人當還。我當與妃共迎之於雲陶間。明日不還者。乃復數日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當復與眞妃俱來詣爾也。覺下牀而失所在也。眞妃少留在後而言曰。冥情未攄。意氣未忘。想君俱咏之耳。明日當復來。乃取某手而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戶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眞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眞妃。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某師。凡此前後云某者。皆楊君自隱名也。

紫陽眞人。

茅中君。

清靈眞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劍。都未曾見。此人來。多論金庭山中事。

與衆眞共言。又有不可得解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眞、三女眞。餘人共言平耳。云是桐柏山眞人王子喬也。都不與某語。又前後初有眞人來見降者。時皆自不卽與某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眞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牋紙待授。眞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眞於龜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錄於紫皇。秉瓊鉞於天帝。受書於上眞之妃。以遊行玉淸也。常數自手扉九羅。足躡元房。霄形靈虛。仰歎日根。入宴七闕。出轡雲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王宮之良儔。偶高靈而爲雙。接元引奇。友千帝郎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遘。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乃有墨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處。攜鴈而行。匏爵分味。醮衾結裳。顧儔中饋。內藏眞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簡。靑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域矣。得願而遊。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反澹。凝情虛刃。靈刀七累。遺任太素。保眞啟玉。單景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淸。鬱輿流霄。使鳳歌雲路。龍吟虎嘯。天皇雙景。遠升辰樓。飛星擲光。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寢瓊房。流行玉淸。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得道之頃。爲當固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幃幙耳。爲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接。虛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眞。情已如一。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元。同掇絳實於玉圃。併採丹華於閬園。分飮於紫川之水。齊濯於碧河之濱。紫華毛帔。日冕蓉冠。逍遙上淸。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

扉雲關。仰漱金髓。咏歌玉元。浮空寢晏。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母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樂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不得背實反冥。苟任胷懷矣。授畢復自取視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詣。庶豁其滯疑耳。言畢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眞妃之辭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元運冥分。使之然耳。南嶽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數感。元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搆因緣。此攜眞之善事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妃以接景。聘貴眞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慮耳。千神於是可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眞旌必可尅往。雲軿必可俱駕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爲汝構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愼勿復疑矧於心胷矣。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尚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眼（△△。謂應作愎字。）汝違此舉。誤人不小。眞妃有神虎內眞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日相攜。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微訪可否。眞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攜手雙臺。娛歎良會。景軿同機。於此齊乎。

眞誥卷二

運象篇第二

清虛眞人授書曰。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耳。非眞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罰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愼言濁生之下道。壞眞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葬狗也。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曉。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授書曰。夫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眞。流輧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攝來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元挺亦不可得。得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貞則靈降。專則神使矣。

夫眞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爲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赤存於胸中。眞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鷄鳴時。南嶽夫人授書曰。鷄既鳴矣。論好之緣篤也。

紫陽眞人授書曰。太虛遠逸。高卑同接。體賢之義。著之於冥。運耳愼心。係於黃赤之疑也。

茅中君授書曰。元摽觸景。俯和塵藹。玉振愆房。清風逸邁。可不勗之也。

言畢。諸眞人去。眞妃少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爲一辭也。而授書曰。

忘懷蘭素。暉心齊契。方當數親虔清。宇德與流景合宜。歡會理髮。領秀伏度。明君高尚靈映。縱滯忘鄙耳。

言畢。持手而下。牀未至戶之間。忽失所在。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眞人。

紫微左夫人一。

紫清上宮九華眞妃二。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三。

紫陽眞人四。

清靈眞人五。

茅中君六。

茅小君七。

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芙蓉冠。朱衣帶劍。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眞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可解者。恭敬紫微、上眞、九華妃也。

皆禮拜稱下官。此條重出而小異者。前所書是楊君自記。九華降事。隱之不出。後此後是更疏說長史事。以示長史。故此一片兩本也。

上眞云。昨與叔申詣清虛宮。校爲仙眞得失之事耳。近頓除落四十七人。都復上三人耳。幷復視爾輩之名簡。如今佳耳。許某乃得在伯札中。（許某卽長史名也。楊君疏成。故不載名耳。）吾初不悟其如此益好也。其洗心懃遫。宗注理盡。心丹意竭。如履冰火。若久如此者。眞人亦不得逃矣。仙道亦不得隱矣。但當杜絕其淫色之念。吾等亦卽可得見。可疏示之。此南嶽夫人言。（此卽是前二十四日所道明日當詣王屋山事也。）中君曰。伯舉在於下官耳。大老子將復可念。江東未見有如此而懃道者。然勿恃伯而忘道也。虛妄者德之病。華衒者身之災。滯者失之首。恥者體之籥。遣此四難。然後始可以問道耳。於是靈軫鳴轅。日有彷彿也。有淫慾之心。勿以行上眞之道也。昨見清虛宮。正落除此輩人名。而方又被考罰。以度付三官推之。可不愼乎。

右南嶽夫人言。

許長史愼臨尸弔喪年內耳。示許仙侯如此。（此小君言。言畢大笑。）忝心旣忘。得亦不同。鄙恥不除。生籍不書。許長史雖已塵除。當復曾除而復除之。（此清靈言。）東卿司命甚知許長史之慈肅。小有天王昨問此人今何在。修何道。東卿答曰。是我鄉里士也。（鄉里者。謂句容與茅山同境耳。非言本咸陽人也。）內明眞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修上眞道也。此語乃稱人意。略有伯形也。（此南嶽夫人言。）

右從六月二十四日來。凡二十四條。並有楊書。

蕭邈眞才。內鏡外和。曾參出丹田心同舟。素系三遷。來庇方頭。（此四句是離合作思元字。卽長史之字也。）

錄名太極金書東州褒賞七度。躰凝洞樓。白月既消。魂魄亦柔。守之不倦。積之勿休。五難既遣。封伯作侯。七度、飛步事也。洞樓、洞房事也。

右紫微王夫人所喻。令示許長史。

右一條有長史寫。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云云。此事出在第三卷中。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

右一條有楊書。

積精所感。萬物盡應。妙誠未匝。則形華不盡。形華不盡。則洞房之中。難卽分明也。吾昔受此法。常向西北存之耳。西北存如小爲易見。可明示如此。西北爲天地之爽。內照之元門也。

六月二十七日紫陽所喻。此二十七日衆眞復降。其事亦應甚多。並不出。

右一條有長史寫。

二君各有六僮。裴君從者持青髦之節。一僮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黃髦之節。囊無。

右二條是甲手書。

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眞妃授書曰。

景應雙粲。雲曾元落。龍秀五空。採瓊閬臺。長歌靈幔。煥啓玉扉。眇矣遺事。與世長辭。霞軫絳波。電赴紫棲。

共攜清響之外。同遊雲秀廣巖。豈不善乎。豈不樂哉。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卽能徹洞萬靈。眇察絕響。可乎。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損竭也。妾有童面之經。還白之法。可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氣落。耄已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眞章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授畢。取以見與。某口答唯唯。乞請之也。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眞人同來降。復諭授令某書曰。夫八朗四極。靈峯遼遐。奇言吐穎。瓊音餐振。晨飛陵清。元氣赴霄。體邁玉虛。心遺艱鋒。沈滯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騰元漢。周灑眞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愆浪。目擊色袂。動與罔罟共起。靜與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路邈。求生日闊也。子其愼之。某書畢。取視。乃以見與。（此前是桐柏辭也。既同一夕。安妃授弟。桐柏次授。故云復授耳。卒看如似猶是安妃。故顯注之。）

六月三十日夜。九華眞妃、與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同降。眞妃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出二卷書以見付。令寫之。題如左。

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

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元經。

右二卷名目。此題本應是三元八會之書。楊君既究識眞字。令作隸字顯出之耳。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

南嶽夫人。

九華眞妃。

紫陽、

桐柏、

淸虛、三眞人。

茅二君同降。良久。某乃自陳於衆靈。求安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眞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曰。

明君夷質虛閒。秘搆玉朗。蘭淵高流。淸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眞內煥。摽拂靈篇。乘數順生。素德神園。丹錄玉淸。與煙拔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挺命凝觀。憑華而生。靈飛九天。虛音飆房。因逝四覺。元梯同象。紫名太上。淸文八景。神映西暉。德明內隸。乃受書乘氣。得爲眞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霍。綜御萬神。對命北帝。制敕酆山。又應相與攜袂靈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內攄因緣也。是故君姓於楊。我得爲安。妾自發元下造。君自受書於西宮。從北策景。乘駢東轅。握旄秉鉞。專制東蕃。三官

奉召。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貴。眞仙之盛觀也。三官申常有諺謠云。堪安大君。董眞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駕雲。白日昇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朗紫微金晉虛領。爲太極所旌。乃元德上挺。不復用勤學劬勞。陟足山川矣。若爲精勗之者。當小神清瑩鮮耳。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世俗縈網。貴賤之間。涉塵塗之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眞人所得經營。乃自坦乎艱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頃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覩明君之否誠感顏也。此二感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遠悲。抱長慼矣。至于內冥偶景。併首元好。輕輪塵謁。參形世室。妾豈以愆累浮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眞之定質耶。夫陰陽有對。否泰反用。二象既羅。得失錯綜。此皆往來之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休盛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處無用於囂塗。乃得眞之挺樸。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有似載罪之舟車耳。榮華矜世。爭競徼時。適足以誨愆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棲景名山。咀嚼和氣。漱濯清川。併遠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豁絕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臻。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於泥瀆。寶玉投糞以招塵。褰衣振血。濁精虧眞。元通遠逸。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耐風火之烟。欲抱眞形於幽林者。可且尋解劍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嘿之會。隱顯之跡。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臺。眞契合景。是以言單於辭。心訖於筆。妾豈獨歎於一

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書訖。取以與某。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

右從六月二十九日來。凡十四條。並楊君自記書。

東卿大君。昨四更初來見降。侍從七人。入戶。一人執紫旄節。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乃年少於二弟。二弟昨並倚立。東卿命坐乃坐耳。良久言語委曲。先昨神女來降。意本疑是王母女。昨又來定是也。南眞說云是阿母第十三女王媚蘭。字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爲雲林夫人。此兩事並是七月五日夜略記。後更復委曲重數在後。如此則右英夫人。始以七月三日、四日、頻夕降也。

右二條有楊自記。

乙丑歲晉興寧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東卿君來降。侍從七人。入戶。其一人執紫旄之節。其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其三人捧白牙箱。箱中似書也。其一人握流金鈴。侍人並朱衣。司命告形甚少於二弟。着青錦繡帶。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並同。來倚立。命坐乃坐耳。言語良久。七月六日夜。司命君又降。良久。喻書曰。

若必範元秉。寥清淨空時。遂拔羣幽藻。戢翼高棲。感味上契。淵淳嶽峙。蕭寥玉篇。翫寶神牛。遺放俗戀。調彈清靈。澄景虛中。玄道發明。色絕化浪。慾與澹并。空同冥衢。無視無聽。爾乃遠齊妙眞。重起元覺。明德內圓。靈標外足矣。終能策雲軿。赴霄書。司命之丹錄耳。若精散萬念。偏生不固。焉隨塵波。心不眞合。適足勞身神於林列。△謝脁作「曲学」。曾有誤。來降也。其道微而易尋。其道艱而難得乎。亦令示許長史。此二條亦有長史寫。

許長史欲山居。

宗道者貴無邪。棲眞者安恬愉。

至寂非宏順之主。憺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无耳。意云。爾不代謝奚必四時。氣如呼吸。千齡如寄。

趙子可憂不信而未疑。其心亦已醯矣。

司命君與南嶽夫人言。

爲道者。常淵澹以獨處。每棲神以遊閑。安飲啄以自足。無旂（謂應作祈字。）旳於籠樊。哀樂所以長去。天閼何由而臻者乎。

稟志各有所宅。資性咸有其韻。豈可履逐物之邪。蹤矯我之正業乎。

何不肆天摽之極縱。適求眞之內娛。從幽淨以熙心。綏所託以棲意。處東山以晦跡。握元簽於妙領。保隨珠以含照。遣五難於胸次耶。（此三條亦似是東卿言。）

七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授書曰。

勤精者。味元之靈摽也。凝安者。拘眞之寢衾矣。子勤澡丹心。競赴高嶺。可謂務道之柄。勤甚至也。然道柔眞虛。守澹交物。安靜任棲。神乃啓煥耳。要而言之。躁疾非盡理矣。達之者亦取勞乎。

與許玉斧。

七月十五日夜。清靈眞人授詩。

企望人飛。若感若成。威不內接。驕女遠屏。三四縱橫。以入帝庭。歷紀建號。得爲太齡。亦必秀映。四司元卿。翻然縱羽。遂登上清。此離合掾大名名翻字。

與許玉斧。此夕又有中君授書。與許卿答欲知洞天中之事。今載在第四卷中。

鳳巢高木。素衣衫然。此八字是作長史小名穆字也。履順思眞。凝心虛元。仍取此思字元字。即成長史字也。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顏。三八令明。次行元眞。解駕偃息。可誦洞篇。瓊丞應數。此瓊丞字。即是掾小名玉斧也。精心高棲。與外傳青錄義同。故云應數。隱嘿沈閒。正氣不虧。朮散除疾。是爾所宜。次服餌飯。兼穀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寅獸白齒。此四字即是云虎牙也。亦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此八字即是作楊字也。太極植簡。金名西華。學服可否。自應靈符。理異契同。神洞相求。

定錄中候告。道藥事是定錄言也。

此並離合譬喻四人姓名。各詮所宜修行服御事。尋詳意皆相貫次。不知云何得四人共說。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嶽遊。尋此空中靈微音良有旨。當用愼勿輕。事事應神機。保爾見太平。

右右英吟此。

茅宅錄言。良箴也。可記之。仙才不用心煩曲。故能得也。保命言。

八月中。彼人必東秀。暫看燒香必也。保命臨去言。

右從乙丑歲來。凡十五條。並有楊書。

欽想風流。託心壑景。愧以愆昧。鄙吝素彰。思自策勵。沐浴陶冶。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許元惶恐再拜。長史大名諱。字思元。今此直云元。其意未允。詣賈先生。此是長史關楊宮周紫陽說。賈元道等主知試校事。故有此書。賈卽以呈司命。司命後所答云賈生近以此書來者也。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右一條是長史自書本也。

太元眞人以此書見與。因授令書如左。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元筌以藏領。匿穎鏡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頤眞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忘元濯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寒路。但所守之不能勗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類興患。天人之畊。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壘壘。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七月十六日 此一條又有據書。省所諮。有心哉子。望對山嶺。增懷遠想。欣然稟向。常見此意。夫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不懃。則無所能爲也。懃而不專。亦不能有成也。要當令丞心消豁穢。△此後人續作穢字。不可復識。疾開散。此亦似東卿告長史。爾何以不數看東山。鬱望三秀。徘徊華宇。目擊林水。平彼人往。殆無所復益耳。凡云三秀者。皆謂茅山之峯。山頂爲秀。故呼三秀也。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夫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楗也。張良三期。可謂得道而明心矣。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言。

性甚寬仁。而所聞急而應物速者。更違旨耳。火棗事未宜問也。論火棗事在後。

右九華眞妃言。

右從太元來。凡五條。並楊書。

轡景落滄浪。騰躍青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傾九天。雲輿浮空洞。儵忽風波間。來尋冥中友。相攜侍帝晨。王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眄八阿宮。上寢希林顛。漱此紫瓊腴。方知穢塗辛。佳人將安在。勤之乃得親。

七月十八日夕。雲林右英王夫人授詩。此詩與長史兼及掾事。

高興希林虛。遐遊無員方。蕭條象數外。有無自冥同。亹亹德韻和。飄飄步太空。盤桓任波浪。振鈴散風中。內映七道觀。可以得兼忘。何必反覆酬。待此世文通。元心自宜悟。嘿耳必高蹤。

七月二十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令與許長史。

絳闕扉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撫八風。停蓋濯碧谿。採秀月支峯。咀嚼三靈華。吐吸九神芒。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蒙。攜袂明眞館。仰期无上皇。北釣唱羽人。玉元粲賢衆。云何波浪宇。得失爲我鍾。引領幕庭內。開心擬穢衝。習適榮辱域。罕躡希林宮。一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右右英夫人所喻。

右從轡景來三篇。並有長史寫。

弱喪涸澮篤。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趣。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瀾。凝浪於

高韻。志棲神乎太元。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滯。柔翰蔚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眞味。吐納興音。可謂縱誕德挺。良爲欽然矣。然穢思不豁。鄙忝內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汎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壅弭羣聽。故克和也。前塗丨△謂應作攸字。邈此比非一。漏緒多端。當恆戢密。苟淸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

右七月二十六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喻書見與。勿答。

右一條有長史寫。

世珍芬馥交。道宗元霄會振衣尋冥疇。迴軒風塵際。良德映靈暉。穎根粲華蔚。密言多儻福。沖淨尙眞貴。咸恆當象順。攜手同衾帶。何爲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七月二十八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詩。以與許長史。後十二月長史答書云。咸恆之喻。卽是酬此詩也。咸恆義出周易。

右一篇有長史寫。

淸響散空。神風灑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人也。欲以裴眞人本末示郤者可矣。其必克諧。不善誘之心。亦內彰也。裴亦何人哉。郤卽愔也。小名方回。裴眞人本末。卽是淸靈傳也。有謝過及七經之士。故令示之。

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令與許長史。

右一條楊書。又有長史寫。

守眞一篇者。一年使頭不白。禿髮更生。夫內接兒孫。以家業自羈。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

役。此亦道不專也。行事亦無益矣。夫眞才例多隱逸。棲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抱澹。則必攖顏而元鬢也。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侯體未眞正。穢念盆懷。恐此物輩不肯來也。苟眞誠未一。道亦無私也。亦不當試問。

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猶有荊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不審。可剪荊棘。出此樹。單生其實。幾好也。雖云問也。其欲希之近也。當爲君問主領者。三年更相問。以卽日始。

丗年（此二字長史後益上。）八月七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口授。答許長史。

凝心虛形。內觀洞房。抱元念神。專守眞一者。則頭髮不白。禿者更軫（△軫字亦應是琴。）未有以百思纏胸。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扉（△凡作扉字者。皆是排音。非扉扇之扉也。）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眞心。固爲不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元火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

八月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答許長史。

右六條有掾寫。

擬駕東岑人。停景招隱靜。仁德乘波來。俱會三秀嶺。靈芝信可食。使爾無終永。喻眞獻金漿。不待百丈井。

八月十六日夕。清靈眞人授。

右一篇有長史寫。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渠△謂應作詎字。能仰飛空同。上上雲元之涯不。道易聞而患不眞。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眞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爲者。心不定而欲書。將欲沾之哉。意不往而求眞。似欲衒之也。願告。

八月十七日夜。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與許長史。似答心求守雌之眞一也。

肇祖植德。華條翁隊△。卽謂七世祖許肇也。隊字應作墜。頓足懸車。無早晚也。但心堅注眞。微密靈機。則可矣。至於高逸長嶺。寢冥林澤。縱時事之難鄙。遺九親而味神。實美舉也。心苟不專。徒念塡胸。雖躡閬山以遊步。造圓壟以朝冥。然亦必敗也。若必空空。我自當相告。有可動之時也。今且未可議耶。

八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小茅口授與許長史。

含仁守慈。發拔幽憂。單心慈誘。棲神靈境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眞急耳。夫浩挺虛映。乃可守雌。己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宜無不可耶。

八月十八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示許長史。

右四條有楊書。

穆奉被音告。頻煩備至。仰銜恩潤。光華彌煥。披覽欣慶。感荷罔極。穆沈滯流俗。豈忘拔迹。輒已誓之中心。思爲階漸。考室東山。棲景林壑。此志必也。此舉決也。方當憑庇靈宗。諮稟神規。若此之心。撰亦鑒之。眞一之雌。其道元遠。妙出祕領。穆愆穢未蕩。俗累未拔。胸心滓濁。精誠膚淺。未敢預聞。南眞哀矜。去春使經師

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九眞。以漸修行。不敢恪（△謂應作忽字。）懈。九眞至須幽靜。人事雜錯。患在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索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嶽。無所不至。契闊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橫爲衆眞所見採錄。鑒戒繼至。啓悟非一。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此須字長史自儗。）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晚。命使願告。敢不上答。謹白。（此長史答前右英論雌一事者。據爲書之。既被儗更寫。故此本得存焉。）

眞誥卷三

運象篇第三

北元中元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王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聞呼一侍女名隱暉。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束絡之。題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此記識檢上文。亦同前九華也。

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許。

臨去授作一紙詩畢。乃吟歌。

雲墉帶天構。七氣煥神瀉。瓊扇啓晨鳴。九音絳樞中。紫霞與朱門。香煙生綠窗。四鸞舞虎旂。青軿擲元空。華蓋隨雲列。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眄君房。適聞臊穢氣。萬濁汚我胸。臭物薰精神。囂塵互相衝。明玉皆摧爛。何獨盛德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八月二十二日夜。靈照夫人授作此詩。此長史書作靈照夫人。而楊君書多云照靈。

臨去吟曰。心勿欲亂神。勿淫役道易。不順災重不逆。永喪其眞。遂棄我適。復生許家不。

我方當復來爾勤之而已。

右從北元來八條有長史寫。

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爲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香。字衆愛。是宋姬子。於子喬爲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外書作維字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成。受書爲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此卽中候王夫人也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此似別有眉壽事今不存而據書中有夢見人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疑此或當是相答也

右二條有楊書。

駕歊敖八虛徊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右英王夫人歌。

乘飆遡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眄。無待故當淨。滄浪奚足勞。孰若越元井。

右紫微夫人答英歌。

寫我金庭館。解駕三秀畿。夜芝披華鋒△謂應作峯字咀嚼充長饑。高唱無逍遙。冬興有待歌。空同酬靈音。無待將如何。

右桐柏山眞人歌。

朝遊鬱絕山。夕偃高暉堂。振轡步靈鋒△謂應作峯字無近於滄浪。元井三仞際。我馬無津梁。簫歊九萬間。八維

己相望。有待非至無。靈音有所喪。

右清靈眞人歌。

龍旂舞太虛。飛輪五岳阿。所在皆逍遙。有感與冥歌。無待愈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遼。元井不爲多。鬱絕尋步間。俱會四海羅。豈若絕明外。三刼方一過。

右中候夫人歌。

縱酒觀羣惠。儵忽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有待遊。相遇皆歡樂。不遇亦不憂。縱影元空中。兩會自然疇。

右昭靈李夫人歌。

駕欻發西華。無待有待間。或眄五嶽峯。或濯天河津。釋輪尋虛舟。所在皆纏綿。芥子忽萬頃。中有須彌山。小大固無殊。遠近同一緣。彼作有待來。我作無待親。

右九華安妃歌。

無待太无中。有待太有際。大小同一波。遠近齊一會。鳴絃元霄顚。吟嘯運八氣。奚不酣靈液。眄目娛九裔。有無得元運。二待亦相蓋。

右太虛南嶽眞人歌。

偃息東華靜。揚斡運八方。俯眄邱垤間。莫覺五嶽崇。靈阜齊淵泉。大小互相從。長短無少多。大椿須臾終。奚不委天順。縱神任空同。

右方諸青童君歌。

控颯扇太虛。八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冥。元心空同間。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二待奚足爭。

命駕玉錦輪。儻轡仰徘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震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寢。二待互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右南極紫元夫人歌。按此諸歌詩。並似初降語。而嫌衆眞多高唱。上清童、紫元、太虛、未嘗有雜降處。恐或遺失耳。有待之說。並是指右英事。非安妃也。

騰躍雲景轅。浮觀霞上空。霄軿縱橫儻。紫蓋託靈方。朱煙纏旌旄。羽帔扇香風。電嗥猛獸攫。雷吟奮元龍。鈞籟昆庭響。金笙唱神鍾。採芝滄浪阿。掇華八淳峯。朱顏日愈新。劫往方嬰童。養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風塵有憂哀。隕我白鬢翁。長冥遺遐歎。恨不早逸蹤。

九月三日夕。雲林王夫人喻作。令示許長史。

停駕望舒移。迴輪反滄浪。未覩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良因俟青春。以敍中懷忘。

右右英吟此再三。

龜闕鬱巍巍。墉臺絡月珠。列坐九靈房。叩璈吟太无。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佩何鏗零。俱指高晨寢。相期象中冥。

右紫微歌此二篇。

超舉步絳霄。飛颺北闕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啓暉挹丹元。屏景餐月精。交袂雲林宇浩軫△△謂應作皓翼。還童嬰蕭蕭寄无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右元覽紫微作。

控晨浮紫烟。八景觀泬流。羽童捧瓊漿。玉華餞琳虬。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辰。雙德秉道宗。作鎮眞伯蕃。八臺可眄日。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視。眇眇躡景遷。吐納洞領秀。藏暉隱東山。久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閒。豈若易翁質。反此孩中顏。

九月六日夕。雲林喻作。與許侯。

解輪太霞上。斂轡造紫邱。手把八空炁。縱身雲中浮。一眄造化剛。再視索高疇。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眞得眞友。不去復何求。

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許長史。幷與同學。同學謂郗方回也。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略三奇觀。浮景翔絕冥。丹華空中有。眞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被。碧樹曜四靈。華蓋蔭蘭暉。紫轡策綠軿。結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象感。須覩瑤玉瓊。

九月九日。雲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元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垓。晏眄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栖東秀。養眞收太和。

九月九日。紫微夫人喻作。因許示郗。郗猶是方回也。

二景秀鬱元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遙任靈風。鼓翮乘素飆。竦眄瓊臺中。綠蓋入協晨。青軿擲空同。

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嗽酣飛藥漿。雲鈞迴曲寢。仙音何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

香母折腰唱。紫烟排棟梁。總轡高清闕。解駕佳人房。昔運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眇元涯感。年隨積椿崇。

形甘垢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

九月十八日夜。雲林右英夫人作。喻曰。吾辭訖此。

絳景浮元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眄朱火城。東霞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汜三燭。流任自齊冥。

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攜熾（△謂應作織字。）女儛。併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雲傾。晏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抱眞栖太寂。金姿愈日嬰。豈似愆穢中。慘慘無聊生。

九月二十五日夜。雲林右英夫人授作。

三轡抗紫軒。傾雲東林阿。

右英吟此道。

右從騰躍來。凡十三篇。並有楊書。又雜有掾寫。

遣滯悋。賴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報。所患種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云。盡可觸類矣。

十二月三日。雲林右英夫人告。

右一條有楊書。又有一本小異。

穆惶恐言。仁愛之至。猥惠新詩。雲藻綺絡。金聲玉粲。誠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珮之丹心。奉以周旋。功德淺陋。冥報已重。福田之喻。敢不自勵。憑託徽猷。情若山海。動靜啓悟。望垂矜錄。許穆惶恐言。

詣雲林右英夫人机前。此卽答遺滯惓書也。有自起草存。

青童大君常吟詠曰。欲殖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沈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眞人常吟詠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哀世莫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眞人王君常吟詠曰。神爲度形舟。薄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豫。小有眞人王君常吟詠曰。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已早。悲哉苦痛容。根華已顚倒。起就零落生。焉知反枯老。

以去月秋分日。於瑤臺大會。四君各吟此言。以和元鈞廣韶之弦聲也。十月告云去月。如似是九月。而秋分必在八月。則去月自爲通呼耳。

十月十五日。右英夫人說此令疏。

右五條有掾書。

四旂曜明空。朱軒飛靈邱。玉蓋蔭七景。鼓翮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璈洞太无。宴詠三辰宮。唱嘯呼我儔。不覺春已來。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眞可靜。巖中多自娛。

十月十七日雲林夫人作。與許侯。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辰煥紫暉。竦眄撫明眞。變踊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勤思上清文。何事生橫涂。令爾感不專。陰△烏禁△烏賀反。此應作喑反。喎啞。言其速也。失去機。不覺年歲分。

十月十八日紫微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

北登元眞闕。攜手結高羅。香煙散八景。元風鼓絳波。仰超琅園津。俯眄霄陵阿。玉簫雲上唱。鳳鳴洞九遐。乘氣浮太空。曷爲躡山河。金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齊挹二晨暉。千椿方嬰牙。喪眞投兢室。不解可柰何。仰眄太霞宮。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擲輪空同津。總轡儻綠軿。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旌。翻然濁塵涯。儵忽佳人庭。宿感應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酬丹琳器。公侯徒眇眇。安知眞人靈。

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亦應是右英喻長史也。

右二篇有楊書。

車馬雖重爲路人所略。推分任運。有以招之。不必丞也。柽子誠小。還爲童史所偸。故疾而惜之。今冥鑒卽擒。蓋所以懼惡而善者別矣。今雖嘿然不言。小人足知靈驗。有訓在其中。非直區區若此小小而不能坦

也。謹白。

呈雲林右英夫人。

十一月十九日。此所答右英授事。事今不存。

穆惶恐言。沈染鄙俗。流浪塵昧。罪與年長。愆隨日積。幸遭元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達觀。眞靈清秀。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無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顒顒傾注。言不自暢。穆惶恐言。此亦是答右英詩。不審的是何詩。亦似不存。

右二條長史自書本。

靈谷秀瀾榮。藏身栖巖京。被褐均衰龍。帶素齊玉鳴。形磐幽邃裏。擲神太霞庭。霄上有陛賢。空中有眞聲。抑我曲晨飛。案此綠軒軿。下觀八度內。俯歎風塵縈。解脫遺波浪。登此眇眇身。擾兢三津竭。奔馳割爾齡。

十二月一日夜。南嶽夫人作。與許長史。

飛輪高晨臺。控轡元虓隅。手攜紫皇袂。儵欻八風驅。玉華翼綠幃。青帶扇翠裾。冠軒煥崔嵬。珮玲帶月珠。薄入風塵中。塞鼻逃當塗。臭腥彫我氣。百痾令心殂。何不飂然起。蕭蕭步太虛。

十二月一日夜。方丈左臺昭靈李夫人作。與許玉斧。

清晨揖絳霞。總氣霄上遊。徊軿躡曲波。遂覩世人憂。辭旨蔚然起。不散三秀嵎。何若巡元鄉。撫璈爲爾娛。君安有有際。我願有中無。

右英作此。

駕景遊賢良。促轡東圖下。

右英吟此道。

咀嚼元句。柔音蔚暢。曲夾適宣。辭喻摽朗。欽欽之詠。有由然也。元宗以安。我其會矣。

十二月十四日。雲林夫人作與長史。此所答長史之詩。詩今不存。

右五篇有楊書。

該清道難。通幽妙達。許侯其人也。方將曜靈方邱。騰躍暉霞。身飛九天。作則羣眞。師傅金闕。撫極種人。其德仁以融。其教整以和。可謂天秀摽韻。爲後民之圓匠也。斧子乃潛晨密煥。秀霄空上。託心元宅。神栖八領。心摽寂亦。歸形太初。志割姻親。於內外寄。幽會於隱觀矣。雖自思入庇重岫。頴翳雲暉。故叛父也。若父愚可也。交當同編雲札。列名靈簡。運會相遇。何以陳之耶。昔辞旅字季和。往學眞道於種山北阿。經七試而不過。卽長里薛公之弟也。不過者。由淫妖失位。忝鄙內滯。石性不迴。致敗其試耳。然其人好慈和篤。又心愛嘯音鳳響。及元絃之彈。是故虛唱凝神。徽聲感魂。神不遂落。由好嘯唱。願鳳鳴之故矣。長里先生、燕代人。周武王時人也。先生比乞之於太上。太上故使生繫（謂應作繼字。）肇阿之陰。逕致欲其該微。釋滯於染練。新暉速升虛之超。長里君之願也。若由（謂應作猶字。）愆波不激。淫忝由（謂應作愈字。）出雖百過試之。故亦昔之辞旅耶。師宗相期。拂飾盡性。苟能其事。我亦罕勞。賢者之舉。此復宜詳。密告由來。宿命之始。想有已（應作以字。）悟

也。燕氣內果外柔。沈德樂景。故其人聞北風則心悲。覩啓曜則懷泰。思駿騄以慕騁。嘉柔順以變蔚。彼人之心。曷曾不爾乎。此則本鄉之風氣。首邱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雍（謂應作壅字。）忝秉欲。丹終不暢。靈人攜手而空反。高友斂袂而迴晏。神氣不眄其宅。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長里之弟本燕代人。故此稱其俗氣以喻長史之心也。）

十二月十六日夜。右英告。

右二篇有楊書。

太元眞人。

雲林右英王夫人。

南嶽紫虛元君。

九華眞妃。

清靈眞人。

紫陽眞人。

桐柏眞人。

昭靈李夫人。

右八人。

十二月十七日夜.

方諸宮東華上房靈妃歌曲

紫桂植瑤園.朱華聲悽悽.月宮生藥淵.日中有瓊池.左拔員靈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庭.八景絕煙迴.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精童華顏.琳腴充長肌.控晨揖太素.乘歊翔玉墀.吐納六靈氣.玉嬪把巾隨.彈璈南雲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儵欻億萬椿.齡紀鬱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

按楊君記云.東方亦氣中有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當以此事諮啓司命.故答稱此詩.仍及後篇也.

太徵元清左夫人北淳宮中歌曲

鬱藹非眞虛.太无爲我館.元公豈有懷.縈蒙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濠涯.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邱.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繁玉宮.綺葩凌巖粲.鵬扇絕億頃.撫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雲璈乘虛彈.八風纏綠宇.蕤煙豁然散.靈童擲流金.太徵啓璧案.三元起折腰.紫皇揮袂讚.朗朗扇景曜.曄曄長庚煥.超軿竦明丞.下盼使我惋.顧哀地仙輩.何爲栖林澗.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眞人司命君書出此詩.云是青童宮中內房曲.恆吟讚此和神.

其夜衆眞降集.唯有此書存.餘悉不顯.後丁卯年論挺分事.亦是十二月十七日.恐偶同耳.此前一事.不應是卯年也.

右三條有楊書.

元元卽排起注之曰.

故元元以八風爲關籥。天地爲隄防。四海爲甕盎。九州爲粗糠。積之以萬殊。烝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塞炊累。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吐合。

恭伯榮注之曰。

九絕獸、神禽也。在乎羣猛之中。猾狡乎激奇之際。千年不足極其變。萬殊不足適其內。日月不足照其眉。八澤不足遊其足。清雲爲皁。九垓爲淺。八紘爲小。四極爲近。變動無常。恆入之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此二條是釋神虎隱文中語。不知何眞所告。又無日月。是兩手同書。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蔭彌綸。每貽翰音。恩逮繾綣。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霄之會。雖欽願榮景。欣想靈誥。竊懼熠燿之近暉。不可參二景之遠麗。嗤彼之小宿。難以廁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勸獎也。摽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姿所以喪基。鄙滯所以伐德。雖盧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董佩韋絃以自矯。蓋以外戒內。以義規心。仰銜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飆靜於淵谷。方將逍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搆蕭蕭。邱園沖深。庭延雲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眞。句金錫五芝之寶。滄浪施長年之珍。期實夙夜之乃願。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七月二十八日喻詩世珍芬馥交者。并酬前書論薛旅事。猶恐是十二月中。

右此一篇長史令乙寫。

眞誥卷四

運象篇第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勸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曜峯。靈津肆顯。衆眞羅吟。人人往者。皆得掇元華而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駕絡慶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日暫遊山澤不。將故以官私自切。不獲一果耶。今之所以爲懈難者。蓋闇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眞子不覩之。不可謂罕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褒裳耳。二日可不。果何時能屈駕看金陵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定錄君告許侯。

豈能割目前之近滯。慕難成之遠功耶。若故棲情邱林。憑託京畿者。觀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我無方從。無以鑒矣。心單則試不眄。神苦則教不生。賢者之舉。可不察耶。

保命君告。

右二條楊書。斯告實至言矣。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度自淨。衆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爲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渠△此應作詎字。可不一力赴乎。奉覽高命。欣然無量。

始入此月。公私艱掇。未獲從心。命使△△此本是今塹字。後人改作命使。到京。往反計日。還便沐浴躬詣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未過。願垂告敕。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昔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側人意。有稱說堪陶獎者。受隱書之後。此計都冥也。此下有兩字被贈。又齊行剪去。後似復更有語。此論賢者之舉。似仍是前書上紙。而復酬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語不同。又云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酬後定錄告。亦可是右英書中兼有此語耳。記不具存。難用顯證。

右二篇長史自書本。

令懃者懃其事。躭其元徵耳。愼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書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遼乎。灌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忘。

右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見長史答右英道賢者之舉事。故復酬此語也。長史婦亡後。更欲納妾而修七元。家事最是所禁。故屢有及之。

手筆何其落落。盧醫之喻。復有韋絃之功。解凍爐門。其旨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定錄告。此事中君見長史答右英書。復賞讚之也。

心已至也。不復須詣山也。每空懷以向眞。單誠以汎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悒然。今可停也。

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告許侯。尋此語。復似酬到京不得來事。事相關涉不可領。

正月二十七日。將不能躭詣。欲營宅處耶。龜山眞人似當其日來。未眞至齋者。自可無彷彿。且欲令彼見我乎。

正月十四日保命告。案此告極似前所疑事。所以翻覆難解也。從此正月起至後。並是入丙寅年中事。

右五條有楊書。

巒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綵雲繞丹霞。靈藹散八空。上眞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虛節錯羽鐘。交栖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挹玉醴津。儵欻已嬰童。云何當路蹲。愆痾隨日崇。

二月九日夜。雲林作。

晨遊太素宮。控轡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採圓景華。彈琭北寒臺。七靈暉紫霞。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盤桓囂藹內。愆累不當多。

二月十六日右英作。

元清眇眇觀。落景出東渟。願得絕塵友。蕭蕭罕世營。

吟此再三。

右三篇有楊書。

靈人隱元峯。眞神韜雲采。元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謂虛空寂。至韻故常在。攜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朋人誰。所存唯玉子。卓雲虛之駿。抗翮於空同之上。斯人矣。豈不長揖南面。永謝千乘乎。

紫微詩及詠此。

駕風騁雲轡。晨登太渟邱。絳津連岑振。清波鼓浚流。步空觀九緯。八剛皆已遊。蹔宴三金秀。來觀建志儔。

勸懈不相淹。是以積百憂。

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褰裳濟綠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寢宴元華宮。信道苟淳篤。何不栖東峯。

紫微夫人歌此。

陵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雲中人。

右英吟此。

控景始暉津。飛颺登上清。雲臺鬱峨峨。閶闔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烟灑金庭。綠蕊粲元峯。紫華巖下生。慶雲纏丹爐。練玉飛八瓊。晏眄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旂啓靈電。虎旗徵朱兵。高眞迴九曜。洞觀均澄明。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紫微夫人作。

紫闕構虛上。元館衝絕颺。琳琅敷靈囿。華生結瓊瑤。騁轡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翳。握節鳴金簫。鳳籟和千鍾。西童歌晨朝。心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儻太空嶺。六氣運重幽。我塗豈能尋。使爾不終彫。

右英夫人作。

翳藹紫微館。鬱臺散景颺。鸞唱華蓋間。鳳鈞導龍軺。八狼攜絳旌。素虎吹角簫。雲勃寫靈宮。來適塵中囂。解轡佳人寢。同炁自相招。尋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刼往豈足遼。眞眞乃相日。莫令心徂祧。

虛刀揮至空鄙滯五神愁

右紫微作

朝啓東晨暉飛軿越滄淵山波振青涯八風扇元烟迴眄易遷房有懷眞感人三仝可遊盤東岑宜永甄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飄颻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軿騰太空曬眄九虛外玉簫激景雲靈烟絕幽藹高仙宴太眞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岳庭何事有待邁

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

元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眄六虛思與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與誰投雲中騁瓊輪何爲塵中趨

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松柏生元嶺鬱爲寒林榮蘩葩盛嚴冰未肯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潔飛此逸轡輪投彼遐人轍公侯可去來何爲不能絕

右右英作

神玉曜靈津七元煥神扉靈遷方寸裏一躍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眄協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四月二十三日夜紫微夫人作

元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軺上眞宴瓊臺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穎翹

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胡可豫。使爾形氣銷。

四月二十七日夜。南嶽夫人作。

右十二篇有楊書。又雜掾寫。

清淨願東山。陰景栖靈穴。愔愔閑庭虛。翳薈青林密。圓曜映南軒。朱鳳扇幽室。拱袂閑房內。相期啓妙術。寥朗遠想元。蕭條神心逸。

閏月三日夜。右英作。示許長史。案晉歷。丙寅年閏四月也。

右有楊書。又掾寫。

縱心空同津。總轡策朱軿。佳人來何遲。道德何時成。吟此道。

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此兩得及來。並戲作吳音。

右英吟此。

右二篇有楊書。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囂羅。化浮塵中際。解衿有道家。騁烟忽未傾。攜眞造靈阿。虛景盤瓊軒。元鈞作鳳歌。適路無軌滯。神音儛雲波。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

授書畢。又吟良久。而復授令書此詩。似不與書上相連也。

坦夷觀天眞。去累縱衆情。體寂廢機駟。崇有則攝生。焉得齊物子。委運任所經。

右中候夫人作。

薄宴塵鼞領。代謝緣還歸。奚識靈劫期。顧眄令人悲。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掾書。

林振須類感。雲蔚待龍吟。元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飛軿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同詠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憂常在心。俱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極夫人作。

登軿發東華。扇欻儻太元。飛轡騰九萬。八落亦已均。暫眄山水際。窈窕靈岳間。同風自齊氣。道合理亦親。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眞。東岑△謂應作岑字。可長淨。何爲物所纏。

六月二十三日夜中候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又掾寫。

五月十二日中君喻書。此九字題卷外。從此後並似是丁卯年中授書。此事皆論三訾挺分也。

阿映遂能絕志山林。勤心道味。淨神注精。研澄虛鏡。元淳獨宴。子栖偶眞。乃翁道遠之疇匹。姜伯眞之徒也。服炁挹液。卒獲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入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元、傅太初者。此數子始以晉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並與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解

東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還顏反少。極爲成道。但恨其所稟不饒。不得高品之通耳。於是司命敕吾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卽欲執之以去。且詰其罪狀。吾時禁牙△（謂應作訝字）。又乃馳啓司命。司命卽遣中侯李遵。握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魴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懼怖失膽。亦喪氣矣。亦賴龔幼節、李開林、助映爲答對。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早惡矣。魴詰△（謂應作詰字）之亦有實。映答對亦可可。三官出丹簡罪簿。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眞人。元心柄邈。恭誠高靈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遘。陰德流根。仁心上逮。乃可步眞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綦等。支解鈴下曹表等。水沈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刳割振噲。酷害虐暴。刑攬△（謂應作濫字）。四十有三。張皇訟寃。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屬事帛家之道。血食生民。逋愆宿責。列在三官。而越幸網脫。奉隸眞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欺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整氣扉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唯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違龍鬚之舉。三苗丹野。逐△（謂應作涿字）。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庶。親營方藥。慰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於阿手。窮垂之身。撫之如

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隊△。謂應作墜字。後當鍾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蔭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策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魴等豁然而笑。遵至而去矣。此意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於是卽得庶名東宮。當爲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宿有陰罪未了處。已日就補復。解謝太上。行當受書署者也。蓋爾不復受考於三官。已定名於不死之錄矣。今已移在竹葉山中。或名此山爲蓋竹山。山之東面兩隴。西上其中有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叢杉樹。樹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止其中。此辰年當自蹩出還人食詭。亦欲蹩還鄉里。山之近處。令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知之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勤之。若欲至竹葉山索映。亦卽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絕險。竹葉山中仙人陳仲林、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並以漢末來入此山。叔道已得爲下眞人。仲林大試適過。行復去此。是竹葉山中舊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元、傅太初、許映。或名遠遊。適來四年耳。

右從五月十二日至此。並楊書受旨本。

納納長者。蔚蔚內明。撥於昔累。非復故形。變扇澡鍊。得道之情。和挹神心。仰秀雲靈。傾觀晨景。德音蘭馨。方及十載。季瑋△。謂應作偉字。舉名。每事勖焉。勿復不精。

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眞人司命君告穆。到丙子年爲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

亥子年神化變鍊。子年始餘十年。

蕭條斧子。和心凝靜。道炁雖妙。乘之亦整。澄形丹空。擢摽霄領。其神以暉。其光將穎。實侍辰△謂應作晨字。之高舉。谷子之羅鼎△此古鼎字。可謂秀落衆望。縈渟之仙才。又當勤進德修業。淡然虛眄。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眞人司命君告玉斧。祖司徒府辟掾不赴。隱在本縣茅山五年。此十六字榮弟後所注。其公府辟似妄也。淵奇體道。解幽達精。虛中受物。柔德順貞。慈寬博採。聞道必行。逍遙飛步。啓誠坦平。策龍上造。浮烟三清。實眞仙之領帥。友長里之先生。必當封牧種邑。守伯仙京。傅佐上德。列書絳名。

右說道許長史所得限分。爾時護軍長史。此六字亦榮弟所注。

瑋灼清暉。潛光翳眞。二景落鋒。飛霞流纏。於焉玉子。採此雙辰。遂開上道。允得妙門。儀璘洞煥。玉標元金。登名五宮。懸書七元。寔迭域之併羅。爲上清之卿君。是子內和感虛。託眞情專之所致。亦南人雲軫之必駕。三元景輦之攜遊也。此云迭域。即谷希子也。與前司命所答谷子之羅鼎事同。

右說逾許玉斧所得之分。此前後二右字下說字。出長史書。云右清靈眞人說云云。而楊君書無此四字。當是于時楊向長史口道是裴君也。此是道成勤至。受書之時。初所舉定日之名也。亦得道齋詣之分限矣。恃而替者。得來必無從矣。當共寘此。

右五條有楊書、長史寫、兩本。

保命告云。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鎭南之夜解也。所以養魂太陰。藏魄于地。四靈守精。五老保藏。復十

六年。殆覩我於東華矣。既適潛暢。莫覺不眞。許子卽是掾也。按張係師爲鎭南將軍。進安二十一年亡。葬鄴東。後四十四年。至魏甘露四年。遇水棺開。見尸如生。出著牀上。因舉塵尾覆面。大笑咤又亡。仍更殯葬其外。書事迹略如此。未審夜解當用何法。依如許掾。似非劍杖也。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咽金漿。咀嚼玉蕤者。立便控景登空。元升太微也。自世事乖元。斯業未就。便當蹔履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籥。受精元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爲奇。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之隱也。或有再酣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白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尙有橋頡之墓。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秋咽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淸泠之淵。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勝記。微乎得道。趣舍之迹無常矣。南人卽南眞人夫也。此諸仙人出諸傳記。而事迹有參差不同者。保命又云。既適潛暢。莫覺不眞。如此之指。非眞尸也。

右四條有長史書。

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毀。無異生人。亦尸解也。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右一條甲手書寫。

若其人蹔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沈脈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閉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卽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質成形乃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眞人鍊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眞人趙子成死後五六年後人晚山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內紫包結絡於外夫得道之士蹔遊於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

右三條是長史抄寫九眞經後服五石脉事

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用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有未斂而失尸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失形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而謂之地下主者也

右一條是掾抄寫劍經後論尸解事

眞誥卷五

甄命授第一

道授。此有長史據各寫一本。題目如此。不知當是道家舊書。爲降楊時說。其事旨悉與眞經相符。疑憑是裴君所授。所以爾者。按說寶神經云道曰。此後云我之所師。南岳赤松子。又房中之事。惟裴君少時受行耳。眞誥中有吾昔常恨此。賴解之早耳。此語亦似是清靈言故也。君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炁。元炁成然後有太極。太極則天地之父母。道之奧也。故道有大歸。是爲素眞。故非道無以成眞。非眞無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見乎。是以爲大歸也。見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與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此說人體自然與道炁合。所以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眞。則同於道矣。

君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爲上清眞人。爲老君之師。此卽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爲太極左眞人中央黃老君之師。

君曰。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是以爲太極眞人。

君曰。太極有四眞人。老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巾金精之巾。行則扶華晨蓋。乘三素之雲。此二條事出九眞中經。卽是論中央黃老君也。黃老爲太虛眞人南岳赤君之師。裴既師赤君。所以崇其本始而陳其德位也。

君曰。道有八素眞經。太上之隱書也。在世。

君曰。道有九眞中經。老君之祕言也。在世。

君曰。道有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

君曰。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

君曰。道有黃氣陽精。藏天隱月。

君曰。道有三元布經。道眞之圖。

君曰。道有黃素神方四十四訣。

君曰。道有黃書赤界長生之要。（長史書本杜家。剪除此一行。）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

君曰。道有青要紫書金根衆文。

君曰。道有玉清眞訣三九素語。

君曰。道有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在世。

君曰。道有丹景道精隱地八術。

君曰。道有白簡素籙得道之名。

君曰。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燭。

君曰。此皆道之經也。（△△杜家舊。易此字爲經方。）黃書赤界三一經。（涓子所說黃赤內眞者。非今世中天師所演也。）世多有者。然亦是祕道之事矣。（天師取其名而布其化。事旨大略。猶同日每增廣其法耳。此所云黃書赤界三一

君曰。仙道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在世。

君曰。仙道有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君曰。仙道有大洞眞經三十九篇。在世。
君曰。仙道有大丹隱書。八稟十決。
君曰。仙道有天關三圖。七星移度。
君曰。仙道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
君曰。仙道有九赤班符。封山墜海。
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極隱芝。
君曰。仙道有五行祕符。呼魂召魄。
君曰。仙道有曲素決辭。以招六天之鬼。在世。
君曰。仙道有黃水月華。服之化而爲月。
君曰。仙道有徊水玉精。服之化而爲日。
君曰。仙道有鐶剛樹子。服之化而爲雲。
君曰。仙道有水陽靑映。服之化而爲石。
君曰。仙道有赤樹白子。服之化而爲玉。
君曰。仙道有絳樹靑實。服之化爲黃金。

君曰。仙道有琅玕華丹。服之化爲飛龍。

右此十七條。在靈書紫文中。並琅玕丹之所變化也。

君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鵠。右在茅司命傳中。

君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亦在紫文中。

君曰。仙道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岳。

君曰。仙道有三皇內文。以召天地神靈。右世中雖有。而非眞本。

君曰。仙道有玉珮金鐺。以登太極。

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鈐。以攝鬼神。

君曰。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君曰。仙道有金眞玉光。以映天下。

君曰。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

君曰。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超虛躡空。

君曰。仙道有紫繡毛帔。丹青飛君。

君曰。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

君曰。仙道有翠羽華衣。金鈴青帶。

君曰。仙道有曲晨飛蓋御之體自飛。在劍經中。

君曰。仙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君曰。仙道之妙。皆有方也。能盡此道。便爲九宮眞人。不但登仙而已。然道之多方各備。則可知矣。此蓋能爲盡一隊之道。使得九宮眞人。若各各備具。則爲太極眞人矣。

君曰。今子既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子耳。然學者皆有師。我之所師。南岳松子。松子爲太虛眞人左仙公。谷希子爲右仙公。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於我。以得仙。我之得道於松子。今子欲學道。彼必試子。試而不過。是我之恥也。今既語子以得道之方。又語汝以試觀之法於此。試而不過者。亦子之患也。夫欲試之人。皆意之所不悟。情之所不及者而爲之。子愼之哉。

君曰。仙道十二試。皆過而授此經。此十二事大試也。皆太極眞人臨見之。可不愼哉。

君曰。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嶓冢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道顏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此應是漢時人。

君曰。昔青烏公者。身受明師之教。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太極道君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眞人。況俗意哉。青烏公。似是彭祖弟子也。

君曰。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無英守素。眞人之經。其讀之者。無不乘雲駕龍。昔中央黃老君。隱祕此經。世不知之也。子若知之。祕而勿傳。又昔周君兄弟三人。並少而好道。在於常山中。積九十七年。精思無所不感。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三人知是大神。乃叩頭流血。涕淚交連。悲喜自搏。就之請道。公乃出素書七卷。以與誦之。兄弟三人。俱精讀之。奄有一白鹿在山邊。二弟放書觀之。周君讀之不廢。二弟還。周君多其弟七過。其二弟內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視之。周君不應。周君誦之萬過。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過。周君翻然飛仙。二弟取書誦之。石室忽有石爆成火。燒去書。二人遂不得仙。今猶在常山中。陸行五嶽也。子愼之哉。

君曰。昔在莊伯微。漢時人也。少時好長生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中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汋之方。遂以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也。

君曰。眞人隱其道妙。而露其醜形。或衣敗身悴。狀如癡人。人欲學道。作此試人。卒不可識也。不識則爲試不過。汝恆當愼此也。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聲地戲。一兒歌曰。著青君。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君曰。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爲南嶽眞人。此有志之士也。子其識之。若有此試。愼勿言不能也。

君曰。昔有黃觀子者。亦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頭。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眞人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太洞眞經。今補仙官。爲太極左仙卿。有至志者也。非佛所能致。是其中寸定矣。此說與傳含眞奉佛事亦同。

君曰。昔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見之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與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今猶在山中遊行五嶽。此人知神丹之得道。而不悟。試在其中。故但陸仙耳。無復登天冀也。謝稚堅有三處出。一云與葛元相隨。一云在琬述洞中。一卽是此。未詳爲是一人。當同姓名耳。

君曰。晉初有眞人郭聲子。在洛市中作卜師。時劉石張臧四姓。並欲學道。常自嘆云。不遇明師。明師出而己不覺。皆爲試不過。皆無所得也。常當愼此。有異不覺。便爲試不過也。人有學道之心。天網疎而不失。皆並試人。汝深思此意。愼之也。

君曰。昔閭成子少好長生。好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荊山中。積七十餘歲。爲荊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眞人。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後復爲邪鬼所惑。失

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山中。子當愼此之試。恆存於師也。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

君曰。黃子陽者。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此六國時魏。非漢後魏世也。

君曰。有劉奉林者。是周時人。學道在嵩高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爲邪物所敗。乃行徙入委羽之山。能閉炁三日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升仙。猶是試多不過。道數未足故也。此人但服黃連。以得不死耳。不能有所役使也。

君曰。昔高邱子。殷人也。亦好道。入六景山。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朮。後合鴻丹。以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升太清也。今爲中嶽眞人。此說與劍經序亦略同。

君曰。爲道當令三關恆調。是根精固骨之道也。三關者。口爲心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謂之三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昔趙叔期學道在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能卜者在市間中。叔期往見之。因語叔期曰。欲入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就請要訣。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此書。入山誦之。後合神丹而升天。此皆前事之徵者。汝當識此言。三關事與黃庭同。並有說而無法。

君曰。當存五神於體。五神者。謂兩手兩足頭是也。頭想恆青。兩手兩足恆白。則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學道在鵠鳴山中。亦時時出民間。忽見一人。着皮袴練褶。拄桃枝杖。逢季道。季道不覺之。數數非一。季道乃悟而拜謝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當巾天青。咏大歷。跗雙白。徊二赤。此五神之事也。其語隱也。大

歷、三皇文是也。此卽太素五神事也、別有經法、

君曰。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着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開暖。則心正矣。常能行之佳。昔有姜伯眞者。學在猛山中。行道採藥。奄値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仙道之貴。而篤志學之。而不知心不正之爲失。因教之如此。後遂得道。定錄目許先生云姜伯眞之徒、不知卽此姜不、

君曰。常以夜半時。去枕平臥。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者。身神具矣。如有不具。便速起燒香。平坐閉目。握固兩膝上。心存體神。使兩目中有白炁如鷄子大在目前。則復故也。五日一行之。此卽二十四神中事也、

君曰。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法及行炁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若至志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導引行炁。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房中之術。導引行氣。世自有經。不復一一說之。此謂徒服藥不修、而交接之事不絕、亦不得長生、若都不爲者、若都不爲、止服藥、皆能得仙、經曰。得道者。皆隱穀蟲之法。而見三尸之術。夫穀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殺穀蟲自有別方。得者祕之。此卽葛傳中初神丸方也、其餘雜法、皆不及此也、

君曰。人生有骨錄。必有篤志道使之然。若如靑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墨羽之徒。皆爲太極眞人所友。或爲太上天帝所念者。與雲駕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篤志也。案此諸人學道、皆有事迹、並經辛勤、而云不學自得、其義未了、墨羽應是墨翟、亦或是木羽也、

君曰。然則學道者有九患。皆人之大病。若審患病。則仙不遠也。患人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

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人少而好道。守固一心。水火不能懼其心。榮華不能惑其志。修眞抱素。久則遇師。不患無也。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不須感而動也。此學仙之廣要言也。汝當思此。

君曰。夫喜怒損志。哀感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皆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疾也。雖還精胎息。僅而補之。內虛已徹。猶非本眞。莫若知而不爲。爲而不散。此仙之要道。生之本業也。

君曰。欲得延年。當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炁。鼻噏日精。須鼻得噓便止。是爲炁通。亦以補精復胎。長生之方也。

君曰。食愼勿使多。多則生病。飽愼便臥。臥則心蕩。心蕩多失性。食多生病。生病則藥不行。欲學道者。愼此未暇食時也。

君曰。式規之法。使人日晷。久而徹視。常以甲子之旬。取東流清水。合眞丹以洗目。日向清明。平旦二七過。常行之佳。此事一出二十四神中。彼謂之拂童。而用午日中時也。

君曰。欲爲道者。日想日月。耳聽師聲。口恆吐死氣。取生炁。體象五星。行恆如跚。空心存思長生。愼笑節語。常思其形。要道也。

君曰。七五之法。常當存之。五者在身。七者在經。君曰。世有下士惡強之鬼。多作婦女以惑試人。若有此者。便閉炁思天關之中。衡輔之星。具身神。正顏色。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

思七星在面前。亦可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之。不悟爲試不過。若遇邪而謂眞人。亦是不過之例也。子愼之焉。（邪正相亂。此最試之難者。）

君曰。飲食不可卒斷。但當漸減之耳。十日令減一升。則半年便斷矣。斷穀自有方。世多有者。不復重說之。世人之食桃檟以補身。不知桃皮之勝也。桃皮別自有方。

君曰。斷穀入山。當煮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爲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爲東府左仙卿。煮白石自有方也。白石之方。白石生所造也。又善太素傳所謂白石有精。是爲白石生也。（此方在世。）

君曰。太素傳者。道書也。學此應奉太上老君上清皇人。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道也。老子所謂谷神是也。

君曰。王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清虛之宮也。欲入山者。此山難尙也。下生鮑濟之水。水中有石精。得而服之。可長生。（此山在河內泌水縣。卽濟水所出之源也。）

君曰。大洞者。神州是也。神州別有三山。三山有七宮。七宮有七變。朝化爲金。日中化爲銀。暮化爲銅。夜化爲光。或化爲山。或化爲水。或化爲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二十一玉童隨此書。故曰大洞眞經。讀之萬過。便仙。此仙道之至經也。

君曰。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極爲太宮也。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遼（謂應作僚字。）耳。至於眞人。乃九宮之公卿大夫。仙官有上下。各有次秩。仙有左右府。而有左右公、左右卿、左右大夫、左

右御史也。明大洞爲仙卿。服金丹爲大夫。服衆芝爲御史。若得太極隱芝服之。便爲左右仙公及眞人矣。

君曰。有尸解乃過者。乃有數種。並是仙之數也。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此謂自然得尸解。爲地下主者之類耳。非云託化遞變之例也。

君曰。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不復說之。此謂房中之事耳。陽丹或應作陰丹。

君曰。在人間學生。唯當服藥子。不斷穀則大洞未可得聞。斷穀之法。世自有方。

君曰。吾欲說仙之妙論。道之變化。子必祕之。愼識吾言也。當謂後二條事。

君曰。昔有郭崇子者。殷時人也。彭眞人之弟子。嘗兄弟四人俱行。爲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二弟大怒。欲取治之。崇子曰。無用。笑而各去。此人後仕宦。而崇子舉致之數數非一。此人乃往謝之。而猶舉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殺。後崇子得道。太極眞人以爲有殺人之過。不得爲眞人。此蓋爲善之過。尙招其弊。況爲惡乎。今時事亦多有類此者。故以爲戒。

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入石室。東北角有石牖。△。此作之渠反音。卽是大瓮也。或可是石牖。季主出行。則語之曰。愼勿開此。如此數數非一。零子忽發視。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來還。乃遣之歸。後復取之。復使守一銅櫃。又使勿發。零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遣之。遂不得道。此事乃入不可思議之境。然每當依此觸類愼之。

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德。藉先人

功德。便得仙。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仙不可冀也。此一條功過之標格也。可不勉乎。

右道授卷訖此。

右一卷有長史書。又掾畫。

眞誥卷六

甄命篇第二

紫微夫人服朮敘．此有緣書兩本．雖曰朮敘．其實多原大略極論．似乎不自書意也．紫微才豐情綺．動言富逸．牽引始末．恆超理外．其後所譬．深明黃赤之致矣．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炁靡渾．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鑒暉．霄翳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寒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眞．觸類藏初．爰可哂萬歲以爲夭．願嬰札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外哉．自形無得眞之具．器無任眞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妙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覩晨景之迴照．仰觀煙氣．則靈雲纏虛．俯眄六律．則八風扇威．太無發洞冥之嘯．圓曜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靄秀．波激岳頹．浮煙籠象．清景遁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卉停偃．百川開塞．洪電縱橫而呴沸．雷震東西而折裂．天屯見矣．化爲陽九之災．地否閼矣．乃爲百六之會．亢悔載窮於乾極．覩羣龍玃示．流血乎坤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災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嶮巇也．行必輿尸．涉於東北．則喪朋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眞．物乖我和．遊竟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於是太上眞人．愍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彫折．御六氣者定壽．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金簡玉札．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眞暉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徵．用其道則

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陣。眷眄於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雲琅玉霜。太極月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同之上文。煒煜元始之室。瓊音琅書。發乎三元之宮。寶紱紆三元之贈。藻珮發丹林之房。上帝獻紫軿之重躍。太眞錫流金之火鈐。神童啓轅。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鍾零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杪。下寢倒景之蘭堂。月妃參駟。日華照容。靈姬抱衾。香烟溢窗。顧眄而圓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蓋上。尋靈之涂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眞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元者。莫有羣偶於此術矣。復有體神精思。寶鍊明堂。朝適六靈。使五藏生華。守閉元關。內存九眞。三氣運液。而灌溉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誠而疏褸者。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水桂。朮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柏脂實。巨勝茯苓。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並未及朮勢之多驗乎。且頃以來。殺氣蔽天。惡煙弭景。邪魔橫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種痾。不期而禍湊。意外而病生者。比日而來集也。夫朮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強內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眞。守精衛命。飡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輸輕盈。服其丸散則百病療除。五藏含液。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也。古人名之爲山精之赤山薑之精。太上導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此之謂也。我非謂諸物皆當滅朮爲益也。且朮氣之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事之禍。形有外充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

致殆可鑒乎。此一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比肩於泰岳矣。人多書煩。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復此數方。以悟密尙。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既及太平。則四炁含融。天緯薦生。災煙消滅。五毒匿形。二辰恆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御。亦無復夭傾也。今所言此。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災痾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戒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有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眞要也。若以道交接。解脫網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災消患。結精寶貽。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常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軍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度之法。然有似騁冰車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於溺津矣。自非眞正。亦失者萬萬。或違戾天文。滯害嫉妬。靈根鬱塞。否泰用隔。犯誓愆明。得罪三官。或搆怨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以竭而求之不已。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匈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也。可不愼哉。可不愼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歎息於生生矣。豈若守丹眞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津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芝以頤生。漱華泉於清川。研元妙之祕訣。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栖于峯岫。並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不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眞。優哉悠哉。聊樂我云。（案此後應有此方相連。而二本並無。乃別有據書二方。似卽是此法。今撰取在第二卷中。）

右一條有據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方諸青童見告曰。人爲道亦苦。不爲道亦苦。惟人自生二老。自老至病。護身至死。其苦無量。心惱積罪。生

死不絕。其苦難說。況多不終其天年之老哉。爲道亦苦者。清淨存其眞。守元思其靈。尋師轗軻。履試數百。勤心不墮。用志堅審。亦苦之至也。視諸侯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礫石。視紈綺如弊帛者。始可謂能問道耳。

方諸青童君曰。人之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者。譬如掇懸珠。一一掇之。會有盡時。稍去外惡。會有盡時。盡則得道矣。又近喻牛負重行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蘇息道士視情慾甚於彼泥中。直心念道。可免衆苦。亦得道矣。（謹案上相都無降授事。唯有此二告及歌詩一首。恐未必是楊君親所瞻奉受記也。）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也。既得爲人。去女爲男難也。既得爲男。六情四體完具難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國難也。既處中國。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學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難也。善心既發。信道德長生者難也。既信道德長生。值太平壬辰之運爲難也。可不勗哉。（三惡道者。生不得作人。得作鳥獸蟲畜之三惡也。）

太上問道人曰。人命在幾日間。或對曰。在數日之間。太上曰。子未能爲道。或對曰。人命在飯食之間。太上曰。子去矣。未謂爲道。或對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爲道者矣。吾昔聞此言。今以告子。子善學道。庶可免此呼吸。弟子雖去吾教。（△謂應作校字。皆猶差懸也。）千萬里心存吾戒。必得道矣。研玉經寶書。必得仙也。處吾左側者。意在邪行。終不得道也。人之爲道。讀道經。行道事者。譬若食蜜。遍口皆甜。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上宰亦無降楊事。有此及服日月芒事耳。）

太虛眞人南岳赤君告曰。人有衆惡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己。如川歸海。日成深廣耳。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恆生於此。害氣重殃。還在於彼。此學道之行也。

又告曰。惡人害賢。猶仰天而唾。唾不涕天。還涕己刑（△凡刑字皆應作形）。逆風揚塵。塵不涕彼。還灌其身。道不可毀。禍必滅己。

太虛眞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寒栖山林者。益當以爲意。（赤君亦無復別授事。）紫元夫人告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惠施難也。豪富學道難也。制命不死難也。得見洞經難也。生值壬辰後聖世難也。

我昔問太上。何緣得識宿命。太上答曰。道德無形。知之無益。要當守志行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斷六情。守空淨。亦見道之眞。亦知宿命矣。又曰。念道行道。信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也。

紫微夫人告曰。爲道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獨存。學道存正。愚癡即滅而正常存也。財色之於己也。譬彼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口。亦即有截舌之患。

元清夫人告曰。夫人係於妻子室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牢獄桎梏。會有原赦。而妻子情慾。雖有虎口之禍。（有此一異手寫本。無此十九字。恐是脫漏。）已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情累於人也。猶執炬火逆風行也。愚者不釋炬火。必燒手。貪慾恚怒愚癡之毒。（又闕此十五字。於辭有不應爾。貪、嗔、癡。所謂三毒。）處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殆。愚癡者。火燒

手之謂也。爲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亦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爲人所取。不爲鬼神所遮。又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人爲道。不爲穢慾所惑。不爲衆邪所誑。精進不疑。吾保其得道矣。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憂生則有畏。無愛卽無憂。無憂則無畏。昔有一人。夜誦經甚悲。悲至意感。忽有懷歸之哀。太上眞人忽作凡人。徑往問之。子嘗彈琴耶。答曰。在家時嘗彈之。眞人曰。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答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眞人曰。學道亦然。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愛慾之大者。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賴其有一。若復有二。普天之民。莫能爲道者也。夫學道者。行陰德。莫大於施惠。解救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矣。有人惡我者。我不納惡。惡自歸己。將禍而歸身中。猶景△謂應作影字。響之隨形聲矣。

右衆靈教戒所言。

按此三男眞二女眞。並高眞之尊貴者。降集甚希。恐此是諸降者敍說其事。猶如秋分日瑤臺四君吟耳。非必親受楊君也。

三見易遷再云可待。要乃起東山屋舍。且可離護之耳。問其故未見答。問衆靈云。我或爾耶。未詳此意。欲識之。此一條楊君自記。是論長史事。

數遊心山澤。託景仙眞者。靈氣將啓子之遠樂。山神將欣子之向化。是故百疾不能干。百邪不得犯。屢燒香左右者。令人魂魄正而恆聞芳風之氣。久久乃覺之耳。覺之則入道。入道則得仙。得仙則成眞。從前卷有待歌

詩十篇．接戒來至此．凡八紙．並更手界紙書．後截半行書字．卽是楊書淨視天地行．此前當並有楊續書．後人更寫別續之耳．所以前脫三十四字．楊所書．今未知何事．

靜視天地念飛仙．靜視山川念飛仙．靜視萬物念覆載．慈心常執心如此．得道也．人生者．如幻化耳．寄寓天地間少許時耳．若攝氣營神．苦辛注眞．將得久道．道成則同與天地共寓在太無中矣．若洞虛體無．則與太無共寄寓在寂寂中矣．能洞寂者．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死生之根易解．久長之年易尋．尋之可得．解之可久．

夫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至．養至則合眞．然後能久登生氣之二域．望養全之寂寂．視萬物元黃．盡假寄耳．豈可不懃之哉．氣全則辟鬼邪．養全則辟百害．入軍不逢甲兵．山行不觸虎兕．此之謂矣．

學道之心．常如憶朝食．未有不得之者也．惜氣常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然面目亦有毀壞者．猶氣亦有喪失．要人之所惜．常在於面目．慮有犯穢．次及四肢耳．若使惜氣常爲一身之先．急吾少見其枯悴矣．

案此所云氣．蓋是房中精氣之氣．非呼吸之氣．

人隨俗要求華名．譬若燒香．衆人皆聞其芳．然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哂而遠之．遂爲清淨．生之爲物．譬日月天地．此四象正與生生爲對．失生則四象亦滅．非四象之滅．生滅之也．若使常生則四象常存．非四象之常存．我能常生故也．常生亦能生於無景．何四象之足計哉．災遘禍生．形壞氣亡．起何等事耶．似由多言而不守一．多端而期苟免耳．是以元巢頹枝以墜落．百勝喪於一敗矣．

惜乎通仙之才安可爲豎子致弊也。豎子致弊・蓋爲青盲之患不除・借取晉景公之夢・不爾・則是別有小兒事也・

南嶽夫人所言。

鴻鸞對南旅。以遐扇揚翮。在於十百之野。彼鳥自謂足矣。然鷃鳩歎其眇邈。大鵬哂鴻舉之指。△謂應作咫字・尺耳。苟安其安而是非自足。故三鳥不相與議焉。何譏之乎。

紫微言。

右八條並楊書。

古之至人。獨秉靈一之符。元覽委順之化。明坦途而合變。捫冥樞以齊物。故自然之表。則存之而不論。域領之內。則論之而不議矣。昔元風泯絕。埃氣彌氛。宏猶淪喪。澆僞滋起。馳騶之徒。替眞於崖分之外。躁兢之羣。饕利於形名之肆。擅智生流蕩之患。希求致矜伐之累。乖常適於所適。離至當於非當矣。名身孰親。道家良鑱。△謂應作箴字・履淹者。守一之至戒。良可歎息。

六月八日夜。保命告許長史。

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豈若守根淨沖。栖研三神。所以彌貫萬物。而元同鏡寂。泯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可示虎牙。

南嶽夫人言。

促催進散。不可令河上有事。散似是未散河上水官也・

保命言.

不修道德.及學道無成.則肇功之徒不相逮也.自頃未見有日進之人矣.學志故自少也.（七世之德.本鍾於學者.若不學則非復所賴.故以爲戒.）徒攝上道而不懃者.故下鬼耳.（下鬼謂下解主者.鬼師耳.不必是酆官之鬼也.經中亦云如此.）在官無事.夷眞內鍊.紛錯不穢其聰明.爭兢不交於胸心者.此道士之在官也.

秀元栖摽者.雖三河崩潰而不眄.志道存眞者.雖寒熱飢渴猶不護.此一往之至也.精散八虛.魂遊萬涂.或因風以投間.或挾魍以結痂.將一切撥之而勿耳矣.昔之道非今道也.靈覺苟殊.百隰其如予何.章聞之亦足以檢撲矣.

右九條並楊書.

夫眞者.都無情慾之感.男女之想也.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眞感不應.靈女上尊不降矣.縱有得者.不過在於主者耳.陰氣之接.永不可以修至道也.吾昔常恨此.賴改之速耳.所以眞道不可對求.要言不可偶聽也.有匹則不眞.外併則眞假.眞假之迹.斷可見也.

此一條應是裴君言某書.

哭者亦趣死之音.哀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相爲憂耳.極哀者.則淫氣相及來.子雖善於耳.鄶曹當柰張者何.

定錄君所戒.

右一條楊書。後被割不盡。

穆惶恐言。逢遇元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悟胸心。仁蔭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惡亡。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臨之制。內以敍情。外以順禮。賢庶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栖。帶索獨往。不得不敍順情禮。允帖內外。一旦違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

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宏道長教。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敕。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栖道任適。不敢有違。謹白。此是答右英書本。今闕所授事。非謂前中君所告趣死之音者。而亦應相關涉也。

右一條掾爲書。